

一碗红烧羊肉里的江南

地域的差异或许会让风味在途中折损，但文化的根脉与情感的纽带却愈发清晰。

■ 孙贤龙

汶川大地震后，我奉命赴四川广元参加灾后重建工作。有年冬天，我带了嘉兴秀洲的洛东羊肉回广元给同事品尝，满心欢喜地交给食堂师傅，只叮嘱了一句：“辛苦蒸一蒸。”心里想着那浓油赤酱的汤汁，拌饭该是何等滋味。

结果取餐时，只见干爽的肉块孤零零地躺在盘里。原来师傅把羊肉直接放在蒸架上蒸，冷冻凝结在羊肉上的汤汁全部进了锅里。那一锅凝聚了江南水汽、桑柴火功与冰糖黄酒之魂的醇厚卤汁，在他看来，或许与涮锅水无异。后来我渐渐明白，那锅被舍弃的汤汁，恰似两种饮食文化的隐喻——一种醇厚为魂，一种以清爽为本。我深切地感到，一方水土养一方人，也养一方近乎执拗的味觉信仰。

于我，以及许多在杭嘉湖平原上长大的人而言，红烧羊肉绝不只是一道荤菜。它的香气，编织在了记忆深处的冬日经纬。

在海宁老家，它是席面上的“硬通货”。以前办红白喜事，只有高档体面的宴席才得一见，现在比较普遍。一般的是方块羊肉，更讲究的是“盘脚”，一只羊脚烧好后，正好放一盘，而羊蹄是翘楚，肉少而筋胶丰腴，形态又好，最是矜贵。

摆宴席烧红烧羊肉，以前的柴灶是用砖块专门搭的，后来是用铁皮桶改建的，现在则是一个钢铁定制的，可移动的，上面支一个大铁锅，下面用硬柴烧，是活火。烧制法是我国烹食文化中的传统经典技法。元末《易牙遗意》中记载了多种烧制的菜肴，其中就有“生烧猪羊肉法”。我们乡下烧红烧羊肉，未必看过这些菜谱，都是上一代传下来的，也都是劳动人民的智慧结晶。

时代变迁，红烧羊肉从高高的礼坛走入寻常灶台。我家原来住在嘉兴南公寓，小区的东北侧有个小店，专门卖新塍羊肉。我父亲在世的时候，冬天不时去买上几块全家品尝。

又到冬天了。周末回家，刚走到楼下，我就闻到了熟悉的红烧羊肉的香味。推开门，那香味愈发真切，带着红枣的甜、姜块的辛，以及酱油与冰糖在热力下交融成的醇厚焦香，丝丝缕缕，从厨房的门缝里钻出。母亲正在灶前守着，锅里咕噜咕噜，羊肉、萝卜与所有滋味正慢火滚作一团。燃气灶的火，终究不似记忆里乡下柴灶那般噼啪有声、烈焰灼灼；可锅中那一片由母亲耐心守候而成的、翻滚的醇浓，其温暖与劲道，早已胜过世上所有的火了。

一碗红烧羊肉的变迁，从凭票供应的年节滋味，到菜市场里从容挑选的日常食材；从需要节省着用的柴火与酱油，到灶台上琳琅满目的

调料——这锅中风味的日渐丰厚与从容，便是最具体而细微的时代注脚。恰如一位先生所言，这滋味本身，便是“中国人生活史的一部分”。

在江南，这部生活史的风味，尤为绵长而富足。

江南人吃羊肉，历史悠远，这饮食习惯本身，就是一场跨越千年的“北风南渐”。湖羊，如今杭嘉湖地区的绝对主角，其祖先正是宋室南渡时，随君臣百姓一同南迁的蒙古羊。这些北方的客旅，在太湖水网间“入乡随俗”，食桑叶，饮湖水，竟褪去了部分原有的膻悍，生出了肉质细嫩、膻味轻缓的江南品性。一块红烧羊肉里，便沉潜着民族迁徙与融合的宏大叙事。

因此，江南的红烧羊肉，自诞生起就带有一种融合的智慧与精致的追求。它不像北方草原上的手把肉那般粗犷豪迈，而是将北地的厚实，点化在了南方的文火与浓油赤酱之中。在湖州练市、嘉兴澉浦、苏州桃源，这道菜被演绎到了极致。

在澉浦，老食客们讲究的是“早烧”——清晨四五点，踱进小店，要一块羊肉，斟一二两烧酒，跷着腿慢饮细品，海阔天空地“讲白相”，寒意在微醺与肉香中消弭无形。这碗羊肉，暖的不只是身，更是那份从容不迫的生活意趣。“世上千百件美事，无非饮酒；天下第一等佳肴，当数羊肉。”苏东坡当年在杭州为官时，曾到海盐澉浦品尝红烧羊肉，对此大加赞赏并挥笔写下此联。

而我最怀念的，是前年在新市蹲点调研时，特意起早体验的“早酒”光景。春寒料峭，天光未亮，镇上的小馆已热气蒸腾。大铁锅里，红烧羊肉“咕嘟”作响，浓香霸道地充满窄街。我学着店里老顾客的样子，要了一份红烧羊肉面，还要了20元一瓶的白酒。我和“皮夹克”坐一桌，听他们用方言聊收成、谈厂房出租，所谓的“民情民意”，便不再是纸上的词汇，而成了真切可感的生活温度。

如今，这碗羊肉所承载的，早已超越了口腹之欲与岁时节令。它一头连着千年文脉与个人乡愁，另一头，则深深嵌入了当代乡村发展的经济肌理。

小时候，农家养羊多为副业，“主要为取皮和积肥”，羊肉甚至是副产品。我家当年大多养两只，多的时候有三四只。有一年，期待已久的日子终于来临，两头羊羔诞生，好可爱。母亲嘱咐我用箩筐背着去集镇的供销社卖羊皮。不多时，我拿着两张小羊皮换回来的十来元钱，背着剥了皮的羊羔回家。现在已记不清当时是揣着钱的喜悦，还是为小羊羔难过。

而今天，湖羊产业已是一条金光闪闪的富民链。在湖州的长兴吕山乡，湖羊种业已形成“保种—扩繁—加工—销售—文旅”五大产业集群，串联起5.6亿元的年产值。优质种羊远销新疆、甘肃、四川等西部地区。一碗红烧羊肉，背后是从育种、养殖、烹饪到文旅的整条产业链，是农民实实在在的增收致富路，吕山乡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去年达到了5.1万元。

当我再想起广元那碗被“蒸干”的羊肉，遗憾之外，更生出一份理解与从容。地域的差异或许会让风味在途中折损，但文化的根脉与情感的纽带却愈发清晰。红烧羊肉在江南的演变，是从“礼”到“俗”，再从“俗”到“产”的生动历程。这道古老的菜肴，正温厚地推动着碗碟之外的世界。它的未来，不止于唇齿之间的丰饶。

无论走到哪里，冬日里，我胃里那份关于温暖的记忆，总会准确指向故乡灶台上那一锅酱红色的、酥烂香浓的羊肉。那是一封无需邮差的家书，上面写着千年风土，写着时代变迁，更写着每一个江南游子关于“家”和“根”的、永不冷却的体温。(作者为在职公务员)

风声再起

风声再起，它吹拂的，是我们这个时代或许日渐稀薄的对“崇高”的感知力……

■ 张偶良

元旦前，我第十次收到麦家兄的签名赠书。沉甸甸的包裹里，是《风声》珍藏版套装：《东风》《西风》《静风》，还有一册未曾得闻的《顺风》。素雅封面如紧闭的窗，窗外是历史迷雾，窗内是人心深渊。扉页赠言让新年的暖意凝住：“看似我写了一群无情之人，而这恰恰是我最深情的作品。”

麦家和我曾同着戎装，他赠我的书，我总一读再读，尤其是那些于无声处听惊雷的谍战篇章。但这次不同——礼盒深处，静静躺着一本音乐剧《风声》宣传册。封面上，四个大字如战鼓擂动：《风声再起》。

这再起的风声，首先从纸页间呼啸而出。《风声》的精髓在其“复调”。一部小说，劈作三部，如同将一枚冰冷坚硬的历史水晶，置于三束截然不同的光源下。每一束光都照出一重面貌，投射一片阴影，讲述一种“真相”。裘庄那个绝望陷阱，那五个被“老鬼”疑云笼罩的囚徒，在麦家精准冷酷的笔触下被层层解剖。刀锋所向不是血肉，是人心；剥离的不是谎言，是包裹在谎言内核里，如钻石般纯粹且沉默的信仰。

李宁玉，那颗被重重谍影包裹的钻石，她在肥原的“心理识别”与吴志国的“酷刑指控”夹缝中，以密码学家的理性为甲胄，以赴死者的清醒为利刃，完成了一场无声而逻辑严密的自我献祭。她的“无情”——对生命的漠视，对情感的克制，恰恰成了“最深情”的注解：那深情不属于任何个人，而交付给了一个比生命更重要的信念。阅读如聆听一场跨越时空的“风声汇报”，急促、断续，充满杂音。你必须调动全部智力去辨析拼凑。当最后一页揭晓，万籁俱寂，那穿越所有噪音抵达的清晰声响，竟是信仰碎裂又重铸时发出的冰冷璀璨的鸣响。

当我认为纸上的风声已在精神世界刮过千遍，再无新声时，《风声再起》宣传册打开了另一扇门。原来，风声有了旋律。

麦家称此为“从文学经典到音乐剧舞台的传承与新生”。总制作人兼主演阿云嘎的创作谈标题，则像一枚沉重徽章：《以乐为碑，致敬无名者》。文学是“说”出来的历史，冷静多义；音乐剧是要“唱”出来的灵魂，炽热直接。将《风

声》这样依赖心理暗战与叙事诡计的作品搬上舞台，何其大胆！舞台方寸之间，如何盛装文字构建的无边迷雾？戏剧线性时间，又如何复刻“一事三说”的时空折叠？

主创的只言片语泄露了天机。音乐剧并未笨拙复制小说结构，而是抓住了最炽热的内核——极端环境下，人性与信仰迸发出足以刺破黑暗的强光。

我尤为关注阿云嘎对龙川肥原的诠释。小说中，肥原是“猎手”，是冷酷的推理机器。而阿云嘎要赋予这个反面角色音乐的骨骼与血肉。当反派也被置于音乐的审视之下，正邪对立便不再是简单的黑白二分，而可能升华为两种存在逻辑的悲剧性碰撞。这正是“新生”，是舞台艺术对文学母题的创造性深化。

八位女演员分饰李宁玉与顾小梦。李宁玉的“冷”与“烈”，顾小梦的“娇”与“韧”，在八种不同的艺术灵魂里重生绽放。她们体会到，是角色在历史洪流中的孤独坚守，更是将这种坚守，通过每一个眼神、每一次吐字、每一段咏叹，直接“钉”进观众心里。从被“阅读”到被“目睹”、被“聆听”，信仰的传递从智性认同蔓延为全身共颤。

于是，我明白这“风声再起”的深意。它不再是单向度文学叙事，而是一场跨越媒介的壮丽合奏。原著是深广复杂的地基，是提供无数解读可能的密码本；音乐剧则是立于地基之上的辉煌殿宇，它用声音与形象，将密码本中最核心、最灼人的那句密电，以最大功率广播出去。它们彼此应和：小说为音乐剧提供思想厚度与叙事迷宫，音乐剧为小说插上情感翅膀与直击人心的力量。一动一静，一密一疏，相得益彰，共同将那个关于信仰、牺牲与智慧的故事，推向更广阔的心灵旷野。

合上宣传册，目光再度回到那四本小书。《东风》《西风》《静风》，还有《顺风》。风，从未止息。它在麦家冷静节制的文字间穿梭，在阿云嘎澎湃激昂的旋律中回旋，在八位“玉姐”与“小梦”的眼波歌喉里流转。它从一九四一年阴郁的裘庄吹来，带着铁锈、血腥与栀子花纠缠的气味，一路吹过文学丘陵，登上音乐峰峦，最终寻求抵达——抵达每一个聆听者的心谷，在那里盘旋，叩问、扎根。

风声再起，吹拂的何止是如烟往事？它吹拂的，是我们这个时代或许日渐稀薄的对“崇高”的感知力，是对“信仰”何以能超越个体生死的永恒追问。李宁玉们是无名者，但他们的故事，因文学而不朽，因音乐而重生。他们以无情成就最深情的史诗，而我们，作为后来者，在这再起的风声里，接收到的是一份跨山海的、关于勇气与忠诚的密电。破译它，不需要密码学，只需要一颗尚未完全被喧嚣磨钝的、愿意相信的赤子之心。(作者为退役军人)

主办：
嘉兴日报
市文艺评论家协会

南湖 谈艺录

踏雪寻梅

朝思暮想着踏雪寻梅，竟让我日有所思夜有所梦，在梦里了了心愿。

■ 梅园后人

瓶红梅，恍若仇十洲笔下的《双艳图》。大观园的雪是琉璃做的，梅是胭脂点的，连姑娘们的笑闹声都沾着梅香。这时候的“踏雪寻梅”，早不是文人的雅事，倒成了青春的诗笺：雪是背景，梅是注脚，一群少年在天地间写就的，是最清透的活色生香。

忽然想起蒲华。这位晚清海派画家号“胥山野史”，生性嗜酒疏放，画过许多幅《踏雪寻梅图》。他的笔下，文人总披着斗笠，拄着竹杖，脚下是没膝的雪，眼前是半开的梅。他在妻子去世后的第二年正月，曾独自一人踏雪上胥山探梅，作有“瑞天雪影照琼姿，珍重山村看几枝”的诗句。难怪看他画里的梅枝，总带着胥山的苍劲；梅瓣上的雪，又像极了南湖的烟波。

可我与梅的缘分，总隔着一层雪。儿时，离家不远的地方便是梅园，梅园里却是遍地的桑树。那时候冬天落雪极频，屋檐下的冰凌会垂到腰际，却从未见过梅花。少年时读“墙角数枝梅，凌寒独自开”，总觉得王安石写的是另一个世界的风景；读李清照“年年雪里，常插梅花醉”，又羡慕她能在雪落时折梅簪发。而如今什么梅都能够欣赏到，却少了踏雪这一环节，得来容易却意境全无。

朝思暮想着踏雪寻梅，竟让我日有所思夜有所梦，在梦里了了心愿。

梦境里，江南的雪来得迟，却下得稠。我裹着羽绒衣，踩着没踝的雪，去往放鹤洲。雪粒子打在睫毛上，模糊了视线，却清晰地闻见一缕幽香——是梅！转过竹篱，那树红梅正立在雪地里，花瓣上凝着薄雪，像是谁不小心打翻了胭脂盒，红得透亮，白得清润。枝丫虬曲如铁，却在最顶端攒着星星点点的花，像是要把这冬的荒宋的风、清明的月，还有千年未散的墨香。

“探春绕遍玉阑干，香暗冰痕屐齿寒。”南宋王鑑的竹杖敲在雪地上，惊起一串细碎的响。他怕梅花冻坏，竟呵着热气去掐那冻红的枝丫，指腹的温度透过雪层渗进梅蕊，倒像是文人与梅的一场私语。

元人叶颙更痴，云遮雾障寻不见梅影，偏要“琼瑶踏碎知何处”，直走到月上孤山第一峰，靴底的白霜凝成冰甲，眉梢的寒气结成霜花，倒把“寻”字熬成了执念。

最难忘《红楼梦》第四十九回的雪。芦雪广外，宝琴披着凫靥裘立在山坡，身后丫鬟抱着一



追一场行走的音乐 在乌镇，追寻一场行走的音乐

他们扛着琴，像士兵突击般向前猛冲，人们如潮水般向前涌去。

■ 王阿丽

2025年，在第十二届乌镇戏剧节期间，我与一群年轻人共追一场行走的音乐，可谓浪漫了一回。

那天下午，女儿和我逛到灵水居前，只见沿河边的台阶上站满了游客，河岸传来悠扬的琴声，但不见其人。我俩绕着密匝的人群外围转了三圈，也没个缝隙挤进去。失望之时，一位女游客很友好地往旁边挪了挪，让我俩站到了她的前面。踮起脚向左侧眺望，还是很清楚地看到这是由三名外国人组成的乐队，两男一女。

听身边的游客说，这个乐队叫“走调剧团”，他们手中拉的大、中、小提琴，是由一百多年前的乐器经他们亲手改装制作而成的。最吸引人的是铝制的提琴喇叭，可以随意转动方向。他们的演奏和风细雨般温柔，时而似鸟语啁啾，时而如微风拂过秋叶。演奏完毕，他们准备收拾乐器，这时，一名乐手看到了一个睡在婴儿车里的婴儿，便调低琴音，三位乐手无需语言交流，非常默契地对着婴儿弹奏起来，天籁般的琴音似母亲的催眠曲，温柔、质朴，爱意满满。

“走调剧团”的演出时间固定，地点不定，但都在灵水居附近。第二天，我和女儿提前半个小时来到演出地点附近。当一群人向一个方

向奔跑时，我们也跟在后面狂奔。这一次，他们站在一片树林的边缘，周围的人群纷纷举起手机、相机进行拍照、录像。忽然一片秋叶飘落，三位乐手的目光齐刷刷投向这片落叶，女乐手歌声响起，他们为落叶而弹，为落叶而歌。一曲弹罢，观众爆发出的惊喜欢呼声还未停息，他们又来到树林对面，这一幕转场似乎令观众有些猝不及防。

曲终乐止，人群纷纷让道，他们扛着琴，像士兵突击般向前猛冲，人们如潮水般向前涌去。戴耳环的男乐手一个急刹车定格，如雕塑一般，观众纷纷驻足等候，不知他们将冲向何方。忽然，他们一口气跑到灵水居门前的墙角，三人重新排兵布阵，眼神对望后很默契地弹奏，原本喧嚣的现场霎时转入沉静，轻松、悠扬的琴声如涓涓溪水流淌。

又一次收曲转场，一群火速奔向灵水居内，我们随抄近路的人群成功进行了“包抄”。在一棵弯弯的树下，他们席地而坐，观众也跟着坐下来。

轻缓的乐曲响起，他们边拉边用眼神交流。空中传来一阵鸟鸣，他们停下演奏，望向天空，树叶摆动，我想，此时的鸟儿定是被他们的美妙乐声吸引来的。

随后，他们来到灵水居的河边，不停地交换着演出位置，动作轻盈又极富喜剧感，引发一阵又一阵笑声，笑声震落了树上的秋叶。他们的弹奏任意随性，场地即兴切换，花草、树叶、湖水、路人、鸟儿、石头，甚至是一堵墙都会成为他们的演奏对象。他们的表演，轻松、沉静、幽默、诙谐、温暖，极富创造力，缱绻缠绵中仿佛空气都浸润着自由的味道，游客的心情也随着乐曲的高低起伏，深深地被代入、打动。他们演奏时的高度默契，引得观众一次又一次狂欢，此时此刻，现场的观众也似乎成了表演的一部分。我想，这就是音乐的神奇魅力所在吧。(作者为国企退休职工)



雪会化，梅会谢，可“踏雪寻梅”的雅事，却在一千年的诗卷里、画轴里、词笺里，永远鲜活。就像我梦里怀里的这枝梅，花瓣终会褪成褐色，可那缕清芬，早已渗进骨血里。原来我们寻的，从来都是自己的精神原乡：那里有梅的洁净，有梅的高洁，有文人的风骨，有对美的永恒向往。(作者为嘉兴市作协会员)